

華府滄桑

(一)

● 陳香梅

近水樓台名利雙收

一九六〇年我到美京華盛頓定居，四十多年前的華府和廿一世紀的華府有很多不同，近半個世紀的變化相當驚人，而我身歷其境真是感慨萬千，尤其是看到政壇上的驚濤駭浪，桑田滄海，人上人下，是走馬燈，是流水帳，千奇百怪不一而足。

大家公認這是一個最國際化城市，全球各國在此設立大使館共有一百二十多個國家，而律師事務所和遊說公關公司則是全球第一。近十年來更是風起雲湧，整條K街差不多都是遊說

集團的辦公地點，而且收費之昂也相當驚人。不少在白宮工作後離職的官員，或是退休的參眾議員多半參入這一行，退而不休，而且名利雙收。近水樓台先得月，甚有道理。

入共和黨實力卅年

我在華府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喬治亞城大學擔任電機翻譯，擔任這個小機構的主管，時在六〇年代初，華府對亞洲人尚有歧視，我是主管，副主任是一位男性白人，他後來居上竟把我的停車位佔用了，真是此可忍孰不可忍，但我當時投訴無門，異常氣憤

難，無非中出歐人之忌，歐人對華。又聯當時引京森內閣大員皆屬密會。空界，五金業界，五金廠中。客當然踴躍。當爭天下四十出廠，新委以重任。空商兩，不少民文。會員主席，官下。大內辦公室，並。無巧不成書，適時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在爭取一九六〇總統的候選人，都在爭取這些少數民族選票。我當時是全國共和黨少數族裔的主席，當然成為爭取對象。當他們互相爭取我入黨工作之時，我對雙方代表說那一黨把我的車位爭取回來，我就加入那一黨，不久之後共和黨真的把車位爭取給我。於是我為此加入了共和黨，而開始替共和黨賣力了四十多年，這是我當初絕沒有預料到的事。

從尼克森開始到福特，到雷根到布希父子，而尼克森若非我冒萬難替

他為越南局勢週旋，他可能於一九六八年選不上總統，這段歷史說來話長，真是一言難盡。而尼克森為了水門事件下台也是中國人所謂有些報應，緊急關鍵時他會不顧一切犧牲別人，保存自我，為此美國歷史永遠會記述水門醜聞。

一大騙局悔之不及

話說從頭，我於五零年代尼克森還是美國副總統時，即和他們夫婦相識，他和外子陳納德將軍是朋友，他們於一九五四年訪問台北時，我們也曾熱烈歡迎，後來在華府也多次會面。尼克森是以反共起家，開始在加州參選眾院議員時，也是以反共為宣傳。其時美國的反共熱潮相當強烈，尼克森順水推舟得以入選，其後二十年間也是以反共聞名，後來又以親共造勢，一舉而成為國際問題專家。

一九六七年他準備參選總統時，正是越戰火熱時期，也是左右美國大

選的主要決策之重要環節，尼克森為此早就和我商量，因為他知道我和越南總統阮文紹關係良好，請我做他們之間的密使。我當時很關心越南局勢，也心想協助越戰早日結束，因此和尼克森約法三章，請他答應若我助選，他勝利後要儘早安排越南停火，這一點尼克森答應了，很可惜沒有簽定協議，我後來覺得那是一個大騙局，悔之不及。

恃才傲物遭人忌妒

我自一九六五年開始，擔任美國飛虎航空公司國際事務副總裁後，每年多次去越南，這期間和阮文紹、阮高祺、陳善謙、陳文林等人相識，而且成為好友，尤其是阮文紹，他對我十分友善，無話不談，當然他最關心的，是美國對越南的協助。當時美國四星上將魏斯莫南是總指揮，美國駐西貢大使則換了數次，但對越戰都一致支持。

雖然美國國內的反戰浪潮已日漸緊張，而越共在戰場上的游擊戰的東攻西擊也大出美軍意料之外，這是他們當初毫無準備的。我深知美軍在越南已是泥足深陷，應當及時引退，但也要有個原則，這就得大大考慮和擬定方向。

一九六七年詹森總統已宣布不競選連任，而由副總統出馬為民主黨的競選人，與尼克森分庭抗禮，互爭雌雄，各有千秋，而到了最後決定關鍵則操縱於越南，這豈不是奇事，而我也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成為助選主角。我被委任為尼克森競選總部婦女委員會主席，有了很大的辦公室，並有多名助理。在那年代，一名東方女性被委以重任該是空前的，不少男女政客當然眼紅。當年我才四十出頭，在航空界、在企業界、在政場中已有一席之地，難免有點恃才傲物，更何況又經常和尼克森的內閣大員有秘密會議，無形中也遭人之忌，這是後事。

擔任密使達成任務

詹森總統為了協助韓福瑞也出了奇招，宣布要在巴黎召開和談，由美國、越南和越共參加，這當然是煙幕，但不能不說是很好的宣傳。阮文紹派阮高祺去參加了，當然沒有結果，於是阮文紹宣布以後不再參加，一切要等到美國大選結束再作決定。這一決定使尼克森大喜過望，因為這一來所謂「和平煙幕」不攻自破，美國選民不會因此而投「和平票」而有利民主黨。但在此緊要關頭，阮文紹是主角，因此尼克森希望他遵守諾言——美國大選之前不去巴黎。尼克森派給我的秘密任務是要阮文紹遵守諾言。為此我專程去了西貢，而且達成任務。

尼克森競選獲勝，但他沒有遵守諾言，他要在越南爭取勝利是季辛吉出的主意，要「光榮的和平」，當然這不可能，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上午

十時二十四分，越南戰事正式宣布結束。西貢投降！

金打火機送給安娜

阮文紹夫婦和總理陳善謙夫婦去了台北，阮高祺夫婦隨著越南難民一同乘美國軍機去了菲律賓，再入美國，國破家亡，悲痛之極。美國在越南打了十年敗仗，傷痕累累，經驗慘痛，如今又在伊拉克展開戰場，勞民傷財，茫茫來日，其結局可能比越戰更不可收拾。

尼克森為了水門事件被迫下台之後，福特以副總統身分升為總統，他召我入白宮，請我親自去台北面交一封私人信件給阮文紹，信中告訴阮文紹不要來美國，因為美國反戰浪潮雖因越戰結束而低落，但民間反感甚烈，他考慮到阮氏的安全，信中並說可協助他去其他國家暫住。

阮文紹的長兄是越南駐台北大使，我們在大使官邸會面。阮文紹讀信

後，神情低落，話中有淚，他說想去英國倫敦，於是我回華府覆命，白宮安排阮文紹去了倫敦，他的夫人和三個孩子去了波士頓。十年後一九八六年，又由我請求美國國務院安排阮文紹到波士頓定居，其時雷根當總統，我和越南的一段複雜關係至此告一段落。

二〇〇一年九月底阮文紹在波士頓因心臟病去世，享年七十八歲，在西貢分手時他贈我一個金屬打火機，上面刻著送給安娜，下面刻著阮文紹，這份禮物我仍保存，代表難忘的歷史。

謎語大家猜 (五)

中外四六七期謎底如下：

1. 二
2. 巧克力
3. 開放
4. 汶萊
5. 美中不足